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

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，連忙問秋紋道：「老爺叫我作什麼？」秋紋笑道：「沒有叫。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，我怕你不來，纔哄你的。」寶玉聽了，纔把心放下，因說：「你們請我也罷了，何苦來嚇我？」說著，回到怡紅院內。襲人便問道：「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在林姑娘那邊，說起姨媽家寶姐姐的事來，就坐住了。」襲人又問道：「說些什麼？」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。襲人道：「你們再沒個計較。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，或講究些詩句，也是好的，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有我們的禪機，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們參禪參翻了，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頭裡我也年紀小，他也孩子氣，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，他就惱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沒有惱的了。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，我又念書，偶然到一處，好像生疏了似的。」襲人道：「原該這麼著纔是。都長了幾歲年紀了，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說那個。我問你：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著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沒有說什麼。」寶玉道：「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兒不是□一月初一日麼？年年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，要辦『消寒會』，齊打夥兒坐下，喝酒說笑。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假了。這會子沒有信兒，明兒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不去，老爺知道了，又說我偷懶。」襲人道：「據我說，你竟是去的是。纔念的好些兒了，又想歇著。我勸你也該上點緊兒了。昨兒聽見太太說，蘭哥兒念書真好，他打學房裡回來，還各自念書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趕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氣，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。」麝月道：「這麼冷天，已經告了假又去，叫學房裡說：既這麼著，就不該告假呀。顯見的是告假脫滑兒。依我說，樂得歇一天。就是老太太忘記了，僭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？僭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？」襲人道：「都是你起頭兒，二爺更不肯去了。」麝月道：「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兒，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。」襲人啞道：「小蹄子兒！人家說正經話，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！」麝月道：「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為你。」襲人道：「為我什麼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爺上學去了，你又該咕嘟著嘴想著，巴不得二爺早些兒回來，就有說有笑的了。這會子又假撇清！何苦呢？我都看見了。」

襲人正要罵他，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呢。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，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。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們都請了，明兒來赴什麼『消寒會』呢。」寶玉沒有聽完，便喜歡道：「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興的！明目不上學，是過了明路了。」襲人也不便言語了。那丫頭回去。

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，巴不得玩這一天，又聽見薛姨媽過來，想著寶姐姐自然也來，心裡喜歡，便說：「快睡罷，明日早些起來。」於是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，又到賈政王大人那裡請了安。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，賈政也沒言語，便慢慢退出來。走了幾步，便溜煙跑到賈母房中。見眾人都沒來，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，帶了巧姐兒，跟著幾個小丫頭，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，說：「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，陪著老太太說說話兒。媽媽回來就來。」賈母笑著道：「好孩子！我早就起來了。等他們總不來，只有你二叔叔來了。」那奶媽子便說：「姑娘，給叔叔請安。」巧姐便請了安。寶玉也問了一聲「姐姐好？」巧姐道：「昨夜聽見我媽媽說，要請二叔叔去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說什麼？」巧姐道：「我媽媽說，跟著李媽認了幾年字，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。我說『都認得。我認給媽媽瞧。』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，說我一天儘子玩，那裡認得！我瞧著那些字也不要緊，就是那《女孝經》也是容易念的。媽媽說我哄他，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。」

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，所以說你哄他。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認了多少字了？」巧姐兒道：「認了三千多字。念了一本《女孝經》，半個月頭裡又上了《列女傳》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念了懂了嗎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。」賈母道：「做叔叔的也該講給姪女兒聽聽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。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無鹽安邦定國，是后妃裡頭的賢能的。」巧姐聽了，答應個「是」。寶玉又道：「若說有才的，是曹大家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謝道韞諸人。」巧姐問道：「那賢德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孟光的荊釵布裙，鮑宣妻的提甕出汲，陶侃母的截髮留賓：這些不厭貧的就是賢德了。」巧姐欣然點頭。寶玉道：「還有苦的，像那樂昌破鏡，蘇蕙迴文。那孝的，木蘭代父從軍，曹娥投水尋屍等類，也難盡說。」

巧姐聽到這些，卻默默若有所思。寶玉又講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節的，巧姐聽著更覺肅敬起來。寶玉恐他不自在，又說：「那些艷的，如王嬙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蠻、絳仙、文君、紅拂，都是女中的一」尚未說出，賈母見巧姐默然，便說：「夠了，不用說了。講的太多，他那裡記得！」巧姐道：「二叔叔纔說的，也有念過的，也有沒念過的。念過的一講我更加知道好處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字是自然認得的，不用再理了。」巧姐道：「我還聽見我媽媽說：我們家的小紅，頭裡是二叔叔那裡的，我媽媽要來了，還沒有補上人呢。我媽媽想著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」

寶玉聽了更喜歡，笑著道：「你聽，你媽媽的話！要補誰就補誰罷咧，又問什麼要不要呢？」因又向賈母笑道：「我瞧大姐這個小模樣兒，又有這個聰明兒，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，又比他認的字。」賈母道：「女孩兒家認得字也好，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。」巧姐兒道：「我也跟著劉媽媽學著做呢。什麼扎花兒咧，拉鎖子例，我雖弄不好，卻也學著會做幾針兒。」賈母道：「僭們這樣人家，固然不仗著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。」巧姐兒答應著「是」，還要寶玉解說《列女傳》，見寶玉呆呆的，也不好再問。

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？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，頭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進來；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；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，五兒跟著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，見了一面，更覺嬌娜嫵媚；今日虧得鳳姐想著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，竟是喜出望外了，所以呆呆的默想。

賈母等著那些人，見這時候還不來，又叫丫頭去請。回來李紈同著他妹子、探春、惜春、史湘雲、黛玉都來了。大家請了賈母的安，眾人廝見，獨有薛姨媽未到。賈母又叫請去。果然薛姨媽帶著寶琴過來。寶玉請了安，問了好，只不見寶釵邢岫煙二人。黛玉便問起：「寶姐姐為何不來？」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。邢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，所以不來。寶玉雖見寶釵不來，心中納悶，因黛玉來了，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。

不多時，邢王二夫人也來了。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，自己不好落後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，說是：「正要過來，因身上發熱，過一回兒就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是身上不好，不來也罷。僭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。」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，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吃了飯，依舊圍爐閒談，不須多贅。

且說鳳姐因何不來？頭裡為著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，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：「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奶安，還說並沒有到上頭，只到奶奶這裡來。」鳳姐聽了納悶，不知又是什麼事，便叫那人進來，問：「姑娘在家好？」那人道：「有什麼好的！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，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。」鳳姐道：「司棋已經出去了，為什麼來求我？」

那人道：「司棋自從出去，終日啼哭。忽然那一日，他表兄來了。他母親見了，恨的什麼兒似的，說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拉住要打。那小子不敢言語。誰知司棋聽見了，急忙出來，老著臉，和他母親說：『我是為他出來的，我也恨他沒良心。如今他來了，媽要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罷！』他媽罵他：『不害臊的東西！你心裡要怎麼樣？』司棋說道：『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。我一時失腳，上了他的當，我就是他的人，決不肯再跟著別人的。我只恨他為什麼這麼膽小？〔一身作事一身當〕，為什麼逃了呢？就是他一輩子不來，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。媽要給我配人，我原拚著一死。今兒他來了，媽問他怎麼樣。要是他不改心，我在媽跟前磕了

頭，只當是我死了，他到那裡，我跟到那裡，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。」他媽氣的了不得，便哭著罵著，說：『你是我的女兒，我偏不給他，你敢怎麼著？』那知道司棋這東西糊塗，便一頭撞在牆上，把腦袋撞破，鮮血流出，竟碰死了！他媽哭著，救不過來，便要叫那小子償命。他表兄也奇，說道：『你們不用著急。我在外頭原發了財，因想著他纔回來的，心也算是真了。你們要不信，只管瞧。』說著，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。他媽媽看見了，心軟了，說：『你既有心，為什麼總不言語？』他外甥道：『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，我要說有錢，他就是貪圖銀錢了。如今他這為人，就是難得的。我把首飾給你們，我去買棺盛殮他。』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，也不顧女孩兒了，由著外甥去。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。司棋的母親看見，詫異說：『怎麼棺材要兩口？』他外甥笑道：『一口裝不下，得兩口纔好。』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，只當是他心疼的傻了。豈知他忙著把司棋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錯不見，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，也就抹死了。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，倒哭的了不得。如今坊裡知道了，要報官。他急了，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，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。」

鳳姐聽了，詫異道：「那有這樣傻丫頭，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！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，他心裡沒事人似的，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！論起來，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，但只你纔說的，叫人聽著，怪可憐見兒的。也罷了，你回去告訴他，我和你二爺說，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。」鳳姐打發那人去了，纔過賈母這邊來。不提。

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，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，單為著一隻角兒死活未分，在那裡打結。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：「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。」賈政道：「請進來。」小廝出去請了。馮紫英走進門來，賈政忙迎著。馮紫英進來，在書房中坐下，見是下棋，便道：「只管下棋，我來觀局。」詹光笑道：「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。」馮紫英道：「好說，請下罷。」賈政道：「有什麼事麼？」馮紫英道：「沒有什麼話。老伯只管下棋，我也學幾著兒。」賈政向詹光道：「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，既沒事，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。馮大爺在旁邊瞧著。」馮紫英道：「下采不下采？」詹光道：「下采的。」馮紫英道：「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。」賈政道：「多嘴也不妨，橫豎他輸了□來兩銀子，終久是不拿出來的。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。」詹光笑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馮紫英道：「老伯和詹公對下麼？」賈政笑道：「從前對下，他輸了；如今讓他兩個子兒，他又輸了。時常還要悔幾著。不叫他悔，他就急了。」詹光也笑道：「沒有的事。」賈政道：「你試試瞧。」大家一面說笑，一面下完了，收起棋來。詹光還了棋頭，輸了七個子兒。馮紫英道：「這盤總吃虧在打結裡頭。老伯結少，就便宜了。」

賈政對馮紫英道：「有罪，有罪，僑們說話兒罷。」馮紫英道：「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。一來會會，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，帶了四種洋貨，可以做得賣的。一件是圍屏，有二□四扇榻子，都是紫檀雕刻的。中間雖說不是玉，卻是絕好的硝子石，石上鏤出山水、人物、樓台、花鳥兒來。一扇上有五六□個人，都是宮粧的女子。——名為『漢宮春曉』。人的眉、目、口、鼻以及出手、衣褶，刻得又清楚，又細膩。點綴布置，都是好的。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恰好用的著。還有一架鐘表，有三尺多高，也是一個童兒拿著時辰牌，到什麼時候兒，就報什麼時候辰；裡頭還有消息人兒打□番兒。這是兩件重笨的，卻還沒有拿來。現在我帶在這裡的兩件，卻倒有些意思兒。」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來，用幾重白綾裹著，揭開了錦子，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，裡頭金托子，大紅綉綉托底，上放著一顆圓大的珠子，光華耀目。馮紫英道：「據說這就叫做『母珠』。」因叫：「拿一個盤兒來。」

詹光忙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，道：「使得麼？」馮紫英道：「使得。」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，將包兒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著，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，將盤放於桌上。看見那些小珠子兒，滴溜滴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邊，回來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，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，都粘在大珠上。詹光道：「這也奇怪！」賈政道：「這是有的，所以叫做母珠，原是珠之母。」

那馮紫英又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廝道：「那個匣子呢？」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。大家打開看時，原來匣內襯著虎紋錦，錦上疊著一束藍紗。詹光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馮紫英道：「這叫做『鮫綉帳』。」在匣子裡拿出來時，疊得長不滿五寸，厚不上半寸。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，打到□來層，已經桌上鋪不下了。馮紫英道：「你看，裡頭還有兩褶，必得高屋裡去，纔張得下。這就是鮫絲所織。暑熱天氣，張在堂屋裡頭，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，又輕又亮。」賈政道：「不用全打開，怕疊起來倒費事。」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摺好收拾了。馮紫英道：「這四件東西，價兒也不貴，兩萬銀他就賣。母珠一萬，鮫綉帳五千，『漢宮春曉』與白鳴鐘五千。」賈政道：「那裡買的起！」馮紫英道：「你們是個國戚，難道宮裡頭用不著麼？賈政道：「用得著的很多，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？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。」馮紫英道：「很是。」

賈政便著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，並叫人請了邢、王二夫人、鳳姐兒都來瞧著，又把兩件東西一一試過。賈璉道：「他還有兩件：一件是圍屏，一件是樂鐘。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。」鳳姐兒接著道：「東西自然是好的，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？僑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。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，像僑們這種人家，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：或是祭地，或是義莊，再置些墳屋。往後子孫遇見得意的事，還是點兒底子，不到一敗塗地。我的意思是這樣，不知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們怎麼樣？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。」賈母與眾人都說：「這話說的倒也是。」賈璉道：「還了他罷。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，為的是宮裡好進。誰說買來擱在家裡？老太太還沒開口，你便說了一大堆喪氣話。」說著，便把兩件東西拿出去了，告訴了賈政，只說：「老太太不要。」便與馮紫英道：「這兩件東西好好好，就只沒銀子。我替你留心，有要買的人，我便送信給你去。」馮紫英只得收拾好了，坐下說些閒話，沒有興頭，就要起身。賈政道：「你在這裡吃了晚飯去罷。」馮紫英道：「罷了。來了就叨擾老伯嗎？」賈政道：「說那裡的話！」正說著，人回：「大老爺來了。」賈赦早已進來。彼此相見，敘些寒溫。

不一時，擺上酒來，肴饌羅列，大家喝著酒。至四五巡後，說起洋貨的話。馮紫英道：「這種貨本是難消的。除非要像尊府這樣人家，還可消得，其餘就難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不見得。」賈赦道：「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，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。」

馮紫英又問：「東府珍大爺可好麼？我前兒見他，說起家常話兒來，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奶了。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？我也沒有問起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裡大家，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。」馮紫英道：「胡道長我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。也罷了，只要姑娘好就好。」

賈璉道：「聽得內閣裡人說起，兩村又要陞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好。不知准不准？」賈璉道：「大約有意思的了。」馮紫英道：「我今兒從吏部裡來，也聽見這樣說。兩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？」賈政道：「是。」馮紫英道：「是有服的？還是無服的？」賈政道：「說也話長。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，流寓到蘇州，甚不得意。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，時常周濟他。以後中了進士，得了榜下知縣，便娶了甄家的丫頭。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。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，沒有找處。兩村革了職以後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。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，請他在家做西席，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。因他有起復的信，要進京來，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，林姑老爺便託他照應上來的。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。那時看他不錯，大家常會。豈知兩村也奇：我家世襲起，從『代』字輩下來，寧榮兩宅，人口房舍，以及起居事宜，一概都明白。因此，遂覺得親熱了。」因又笑說道：「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，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，不過幾年，陞了吏部侍郎，兵部尚書。為著一件事降了三級，如今又要陞了。」

馮紫英道：「人世的榮枯，仕途的得失，總屬難定。」賈政道：「天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喲。比如方纔那珠子，那顆大的，就像有福氣的人似的，那些小的都託賴著他的靈氣護庇著。要是那大的沒有了，那些小的也就沒有收攬了。就像人家兒當頭人有了事，骨肉也都分離了，親戚也都零落了，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。轉瞬榮枯，真似春雲秋葉一般。你想做官有什麼趣兒呢？像兩村算便宜的了。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兒，就是甄家，從前一樣功勳，一樣世襲，一樣起居，我們也是時常來往。不多幾年，他們進京來，差人到我這裡請安，還很熱鬧。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，至今杳無音信。不知他近況若何，心下也著實惦記著。」

賈赦道：「什麼珠子？」

賈政同馮紫英又說了一遍給賈赦聽。賈赦道：「僑們家是再沒有事的。」馮紫英道：「果然尊府是不怕的：一則裡頭有貴妃照

應；二則故舊好，親戚多；三則你們家自老太太起，至於少爺們，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。」賈政道：「雖無刁鑽刻薄的，卻沒有德行纔情。白白的衣租食稅，那裡當得起？」賈赦道：「俗們不用說這些話，大家吃酒罷。」大家又喝了幾杯，擺上飯來。吃畢喝茶。

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，馮紫英便要告辭。賈赦問那小廝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小廝道：「外面下雪，早已下了椰子了。」賈政叫人看時，已是雪深一寸多了。賈政道：「那兩件東西，你收拾好了麼？」馮紫英道：「收好了。若尊府要用，價錢還自然讓些。」賈政道：「我留神就是了。」紫英道：「我再聽信罷。天氣冷，請罷，別送了。」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